



馆，曾长期在上海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创作工作的作家刘翔，总是感慨万千，因为这里曾是他在少年时居住过的“两万户”。

刘翔最初的家是在松花一村7号14室。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、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，上海机床厂分配的婚房。因为祖父从老家来到上海带养年幼的刘翔，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房间因为三代同堂而变得空间狭小起来。

刘翔回忆，父亲和邻居商量，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。邻居是父亲在上海机床厂的同事，得知他们家的困难后，很爽快就同意了。

刘翔依然记得，当时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，将炊具洗净，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。而祖父则将煤球炉封好后，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，掏出一根一角三分钱一包的勇士牌香烟“呼吸”，或者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，斟上一杯土烧酒，“沉醉”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。深夜，祖父睡得无比香甜而发出呼噜声，有时会“穿墙”而过，传入刘翔的耳中。

刘翔在松花一村一直居住到从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，随着弟妹的出生，家庭成员的逐渐增多，20世纪70年代初，上海机床厂将他家的住房分配到了面积

更大的长白二村105号10室。

从长白二村到松花一村并不远，两个新村距离只是隔了一大块农田。长白二村的住宅就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的“两万户”。刘翔家的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6平方米的单间，增加到了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（房屋中间用木板一隔二），层次也从一楼上升到了两楼，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。

让刘翔颇有幸福感的是，新家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，与松花一村的水门汀地面差异巨大。“住在松花一村时，我便开始打地铺睡觉。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门汀上睡觉还是蛮爽的，但是冬天就透心凉了。现在虽然还必须打地铺，但能睡在偌大的‘木板床’上，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，就绝对不是一点点，套用一下老牌歌星苏小明唱红的那首歌，就是《幸福不是毛毛雨》。”刘翔回忆道。

从入住长白二村的第一天起，刘翔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承包拖地板的任务。“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拿着一把拖把，不停地在地板上来回拖擦。有时甚至还要拿一只板刷，跪在地板上刷洗。拖啊拖，刷啊刷，导致最后竟然连地板上的红色油漆都被我洗刷掉了。每每望着一尘不染的地板，我很有成就感。”

在长白二村的那些年，令刘翔难忘的是进门处上方的一个小搁板。“这个搁板是父母为了存放杂物而搭建的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里面放置了不少书籍。我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经常趁父母不在家时，从小搁板里偷偷地将书拿出来，看完后再悄悄地把书放回原处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书名：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雷锋的故事》《战斗在敌人心脏里》《吉鸿昌》等，我的阅读习惯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。”

在杨浦的工人新村，刘翔曾经搬过四次家，每段生活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他也曾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回忆文章。作为当年“咱们工人新村里的年轻人”，他认为，在曾经居住过的工人新村里，有着他往事如烟不是梦的“城市乡愁”。

2023年5月，作家刘翔重返杨浦区228街坊。

